



# 鸳鸯谱

作家出版社

# 鸳鸯谱

罗文林(台湾)

作家出版社

## 鸳鸯谱

---

**作者：**（台湾）罗文林

**责任编辑：**王 炘

**装帧设计：**刘继尧

**出版发行：**作家出版社

**社址：**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

**印刷：**内蒙古五原县印刷厂

**经销：**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

**开本：**787×1092 1/32

**字数：**218千

**印张：**10.3125

**插页：**2

**版次**1989年8月北京第1版第1次

ISBN 7-5063-0322-1/I·321

**定价：**4.00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# 内容提要

甜的、苦的、酸的，辣的；真的、假的、美的、丑的；无限的希望与振奋，不尽的失望与惆怅。爱情的绿叶，在幸福的幻想中摇曳，在痛苦的颤抖中枯萎。一部《鸳鸯谱》，道出痴情人心中几多悲凉！曾几何时，谁个不是海誓山盟？但他们为何又给自己戴上厄运之锁？世上万般事，唯有爱情最愁人。爱情需要心的理解与爱抚，它容不得虚伪，容不得矫情，自然，也容不得任情……

# 目 录

## · 第 一 部 ·

潮 信	( 3 )
寒冷的六月	( 19 )
幸福的十年	( 33 )
在边沿上	( 47 )
没有婚姻的婚姻	( 61 )
媒妁之言	( 75 )
小两口	( 86 )
早 婚	( 99 )
欢喜冤家	( 112 )
两张床	( 125 )
慢车十小时	( 140 )
我的恐惧	( 152 )

· 第 二 部 ·

被打垮的男人·····	( 169 )
如梦记·····	( 179 )
海·····	( 192 )
我控诉·····	( 205 )
双方都有错·····	( 215 )
戏·····	( 227 )
手术台上的婚姻·····	( 240 )
迟到的春天·····	( 252 )
青涩的果实·····	( 265 )
一场豪赌·····	( 278 )
谁的错·····	( 291 )
她去了·····	( 304 )
深 渊·····	( 318 )

# 第一 部





## 潮 信

欣华刚刚寄到一封家信。这信是从中东某港口匆忙付邮的，几经辗转递送，信封上早已污迹斑斑。初接到这封信时，拿在手上，心头不禁泛起一阵惘然。

孩子又在哭了，我把信放在桌上，先忙着照顾孩子。我不想急着看那封信。它那污迹斑斑的外貌，正可说明欣华的情况。他这一次离家上船，是七个月前的事情。我的天！七个月了。我真想大哭一场。

我忙了一天——其实并没有什么可忙的，但是我不敢闲下来，我怕想。我用了整整一个小时的时间才看完一张报纸的副刊，又用了几乎两个小时的时间整理卧房。我把一些冬季的衣物从衣柜里拿出来，一件一件的重新叠过，又再一件一件的放进去。

孩子又在哭，我让下女阿美抱她到外面玩。然后，我打开电视，耐心地看着一个粗俗的连续剧。有一个插映的电视广告，在说市面上推出一种新的洗发剂，能把头发洗得又软又黑，广告上的模特儿，咧着大嘴，用手梳拢着一头长毛狗一般的头发。我便告诉自己，我也准备留这么一把头发试一试看。要留多久呢？我想，也许要费上起码半年的时间。然而对我来说，半年又如何？半年是一秒钟，半年也等于一万

年。我有的是时间。

到深夜，电视节目结束了，孩子睡了，街头的嘈杂声音沉寂了。我这才把那封信又找出来；它只有那么一点点份量，掂在手上，却使我有千斤的重感。

他会在信里说些什么？我在揣想。谈中东的风光？那已经是老套了；海上的风浪生活？那在新婚时听起来也许有些新鲜，现在他自己也懒得谈这些了；那么，谈他在码头上的艳遇？他当然不会谈这些的。当然，他一定会有过什么艳遇。他长年过着海上枯燥的生活，这是避免不了的。我能够想象得到，在船靠码头之后，那些当地土著女人浓妆艳抹，一拥而上的情形。他没有理由拒绝的。他是男人，跟一般的男人相同。

我倒宁愿他在信上谈谈这种事情。他对我隐瞒，反而使我感到不安。是一个什么女人呢？白种女人？或者是黑皮肤的？她让他吻吗？怎么样吻？我听说中东的女人好象不喜欢这种表示热情的方式？当然，这是一种交易，那又不同了。

然后他们如何呢？在他们接吻了之后，是否他应该先付她费用？中东是用什么货币？美金？对，这几乎是全世界各地都可以通用的。

或许事后才付费呢？这究竟跟别的事情不同。有些地方，你喝咖啡，要先付钱。打电话先付钱。过桥先付钱。可是这种事情是什么时候付费？我实在想不懂。它是一种交易，然而它所交换的却是一种特殊的服务。买卖双方，似乎都没有任何损失。交易的目的只是一种乐趣。

那么，应该事后付费吧？否则，倘若服务的效果不够理想，不是花了冤枉钱吗？

我真想不懂。也许是事前付费，这就有点冒险了。也许她看上去是一个蛮漂亮的女人，可是等她把衣服脱光之后，也许满身都是丑陋的疤痕。

我现在想起一件事情来了。我以前读高中的时候，班上有一个女孩，人长得很秀丽，可是她从不肯跳进游泳池里。我们觉得很奇怪。后来才知道，她小时候受过烫伤，身上留下了许多可怕的痕迹。

可怕到什么程度，我不清楚。不过，我知道她自己为这些事非常担心，也非常不快乐。她担心她将来会得不到丈夫的欢心。她太担心这件事情了，以至于后来有许多次恋爱的机会，她都故意躲避了。别人不了解内幕，便在背后替她起了一个绰号，叫她是“冷美人”。她后来如何了呢？我不清楚。但是我希望她快乐，因为那不是一种罪恶。满身疤痕是一种罪恶吗？当然不是。或者，这要看是什么情形。倘若它是病毒的痕迹，我认为应另当别论。

也许是鞭痕？我听说有些女人喜欢挨男人的鞭子，而获得一种不正常的快感。有些男人也一样，他们或者是鞭打女人，或是让女人鞭打。不过，我很幸运，我不喜欢被人鞭打。欣华呢？他当然一样不喜欢鞭子。他没有鞭打过我，在他身上也没有鞭痕。

那么，在欣华来说，他大概是事后付费了。他不会喜欢一个满身疤痕的女人。当她脱下衣服，露出真实的面目时，我猜想他会掏出钱夹，数两张钞票扔在床上，掉头而去，他一定会这样做。

如果不是那种有疤痕的女人呢？那么，他当然会跳上床去。这真是让人难以忍受的事情，我无法想象自己的丈夫，

跟另外一个女人在床上做些什么事情。大概是同样的情形吧？做那种同样的事情！我不愿想，但是又忍不住要想。我想……他爱抚她、亲昵地喊她、疯狂地毁灭她……

我再也无法忍受了，我用力撕开信口，抽出信纸。它只有薄薄的一张。上面这么写着：

“小英：

我下个月五日回家，停留七天。

幼兰好吗？我很想她。她会喊妈妈了吧？

欣华”

我的天！我过了七个月孤寂难忍的生活，如今只接到这么一封三十字的短信。他说他五日可以回家，问候的是他那刚会喊叫妈妈的女儿。他回来做什么呢？这是他的家吗？也许，这应该是他的家。然而，我再进一步想，真不知道这跟另一码头有什么分别。他来了，停留七天，跟一个女人睡觉，做着同样的动作，然后他走了，再靠上另一个码头。

我为什么不哭呢！

我是在中部一所著名的女中毕业。毕业之后，我没有继续升学。很多同学都觉得奇怪，我在学校里功课并不比别人差，为什么不继续升学？我的家庭情况，也有足够的力量支持我的。可是，我根本不想升学。那一段日子，我很灰心。灰心的原因，却由于一种奇特的生理上的问题。

我从小喜欢游泳。学校里有游泳池，一有空闲，我便泡在水里。逢上假日，更经常跟别的同学结伴，到远远的海边

露营，享受海水的乐趣。

在我高中二年级时，我突然得了一种怪症。有一次，我下水受了寒，谁知道从那以后，月经便没有再来。起初，我以为只是一时的不调，并未介意，又隔了两个月，仍无经讯，我开始慌了。然后，我找一个机会，偷偷地告诉母亲。
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母亲初听到我的话时，那份惊惶与疑虑的表情。

“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？”她问。

我急得要哭出来了。我再也没想到，她对我居然发生这么大的误会。

经过我再三解释，她终于勉强信了我的话。

“我猜想是受了寒”，我说。“我想赶快看一下医生，这会证明我的话是真的。而且，我真担心这个毛病会影响我一生。”

母亲更慌了，倘若这种毛病无法医治，说不定会无法生育。那么，还有什么婚姻可言？

第二天一早，我向学校请了假，由母亲陪同到台北一家著名的妇产科医院，接受诊断。

我当初的想法没有错，的确是受了寒而导致的病症。

“能不能治疗？”母亲着急地问。

医生却没有提出肯定的答复。

“我们会尽量给她治疗！”他说。

母亲难过地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“倘若治不好怎么办？”她喃喃地说。我那时坐在她身边，听到这些谈论自己生理上问题的话，只觉得难为情，恨不得快一些走开。

“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”，医生又重复地说，“我先开药试试看，倘若无效，再尝试其他的方法。”

“会不会影响她的婚姻？”母亲又问。

“如果治好了，不会影响的。”医生含混地说。

“如果治不好呢？”

“这个……我想……不会影响婚姻生活吧？”医生说，然后他轻淡地补了一句，“当然，生育也许受影响的。”

说得很明白了。换言之，如果病治不好，便永远不能生育。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！我的天，想到这一点，我真想立刻死去！

回到学校之后，我对生活的态度，发生了很大变化。我开始把注意力转移课本以外，譬如男生、玩乐、甚至偷偷吸起香烟来了。我自己明白，这是由于病症而导致的一种消沉心理。有时我常想，管它呢，反正这一辈子完了。不能生育的女人，好比没有卵巢的鸡。

这样一直到高中毕业，其间我按时到台北诊断、服药，并且接受生理治疗。一年、两年……却毫未见效。我从外貌上看，是一个十足的女性。我有柔细的头发、端正的脸、丰满的身段，然而却是一个空洞的躯壳。一股在女人来说最重要的生命之流，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切断了。

我还记得，就在高中毕业那一年，别人纷纷考进大学了，我却象没有根的游魂一样，在外面整天游荡。我把读书的事情，完全置诸脑后。我在学校里，很喜欢绘画。我从小便喜欢东抹西涂的，母亲为了满足我的兴趣，不但替我置备画具，而且让我跟别人学画。我本来想投考艺术系的，现在都完了。画具扔在墙角上，再没有动过。

我没有升学，也没有做事。大部份时间，都消磨在玩乐上。渐渐地，我从母亲的眼里，看出一种忧虑与伤痛的神色。可是我不在乎。我的父亲已去世多年，母亲和哥哥都是公务员。我还有一个弟弟在读中学。除了母亲，在家中一向是没人能管得住我的。而如今，母亲也不愿过份管事了。这一来是由于我的年龄，更重要的原因，是她了解我内心的苦痛。

又过了两年，以前的同学，有的出国了，有的嫁了，有的做了妈妈了。我却依然故我。

然后，有一天，我回到家，看到家里坐着一个陌生的男人。母亲替我介绍说，他是哥哥从前的同学，在一艘油轮上做二副。这就是我跟欣华初识的情形。事后我才知道，那次见面，是母亲有意的安排

当天晚上，我跟母亲几乎争吵起来。

母亲对我说，欣华急于成家。他在船上工作了几年，已经有一些积蓄。他在半年前，便看过我的照片，据说他对我很满意，但因为他这段期间在船上，始终未能抽身来跟我见面。

我听呆了。然后，一股怒火，从我心头冒了起来。

“你这不是出我的丑吗？”我生气地说，“我的病治不好，便不能生育。他想结婚成家，当然想有孩子。这让我嫁过去之后怎么办！”

“他知道你的情形！”母亲平静地说。

我更忍不住地气起来了。

“这种事情也告诉他？”我大叫。“把我当做什么人了！做买卖吗？”

母亲哭了。

“我不能让你永远这么耽误下去呀！”她说，擦着眼泪。“我只有你这么个女儿，你知道我整天都在为你担心吗？”

“我不会嫁人。”我仍旧固执地说，“而且，你怎么知道我会喜欢他。”

我现在回想旧事，自己都不明白，怎么会答应嫁给欣华的。他那次回台，停留了两个礼拜，其中有一个礼拜的时间都在陪我。后来他回台北，母亲也怂恿我从中部赶到台北看过他一次。他上船时，母亲和我去送行。在船上的一段时间，他每到一地，都有信来。

“我比你了解男人的心理，”母亲对我说，“这些信，证明他很爱你。”

我默认了。

到他下一次回台，那是十月后的事情了，我终于答应了这件婚事。

欣华是海事学校毕业的，人长得很英俊，由于长年过海上生活，皮肤黝黑，身体健壮，实在说，是一个很好的婚姻对象。遗憾的是，他与我分多聚少。每次匆匆回家，又匆匆离去，有时真让人感到难以忍受。

我们结婚，也是配合他的船期举行的。结完了婚，他又匆匆走了。一阵热闹过后，留下的是一片不能填补的空虚之感……

新婚的第一次离别，那滋味难受极了。我几乎还没有适应这种生活，他已经走了，这一次，一分手就是整整一年。开始的时候，我心里烦极了。有时不免自怨自艾，为什么答应这件婚事。这跟守活寡有什么分别！



好不容易挨过了两、三个月，我才渐渐适应下来。我学着打发慢长的时间。画具又找出来了。我也另外学习烹饪、插花，和其他一些家政事情。

每一部新片上映，我都跑去看。一些以前几乎断了往来的朋友和同学，又连络上了。反正有的是时间，我成了一个串门子的专家了。

关于我的病，我早已停止服药了。管它的，人到了这种地步，生不生育又有什么关系。欣华不在乎，我更不在乎。我新婚期间，跟欣华讨论过这个问题的。照他的说法，他经年在海上，自知很难结一门理想的婚事。他认为能跟我结婚，是他的一个幸运。既然这个婚姻本身有缺憾，他也便不愿苛求。

“何况，这病也不见得治不好！”他说，“我跑这种远洋船，钱多赚一点了，我会另作打算，那时候生孩子也不迟。”

在欣华快要回家之前的一段期间，我的心情最烦乱了。既兴奋，又难挨。脾气变得好大。

终于，他回家了。可是，就在我突然又看到他的时候，却感到一阵茫然。这就是我的丈夫吗？这就是要跟我厮守一生的男人吗？

我怎么也不能相信。在我眼里，他就象是一个陌生人。我们本来就相识不久而结婚的，又分别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我有时甚至记不起他长的是个什么样子。

他带给我很多礼物，都是在市面上买不到看不到的东西。在这方面，欣华的确是很慷慨的。他总是尽量在满足着我在物质上的需求——也许是出于一种亏欠的心理吧！